

特別
20
2956
40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40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一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 參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議

鄒守愚

安南議

征安南

謹以安南事機可言者條為五事伏惟採訪施行一
曰振揚國威竊料逆庸乘釁奪國父子繼立非有數

十年之久，人心未必盡忘故主，終為積威所劫。且如阮元良、阮純樸、鄭曉、鄭嶠，皆黎氏守臣，分據數峒，又在高平、諒山之間，密邇我界，猶以無事。至聞黎氏子孫隱伏民伍，如黎誼、裔者尚多也。為今之計，莫如明示朝廷討賊之義，歷數逆庸篡逆僭擬罪惡，揚聲百萬，分道南征，遣人榜示所在府州縣，并以大義責其臣民，不能匡君反正，甘事讐虜，以警動恐喝之。如有仗義之士脅從之臣，能自擒斬莫登庸父子來獻軍門，即以其地裂土分封，隆以爵賞之典，比於黎氏。

如或黨惡頑悖，據險負固，阻遏天兵，則怙終不悛，盡行誅滅，以內離其心，以外散其黨，風動響應，人起為敵，而吾以勁兵臨之，如此則勢孤易破也。此聲實之說也。夫相機應變，制勝在我，使助順乘便，如摧枯拉朽，則納國立主，惟所欲為。設或機變異宜，勢難猝致，或因其懼罪祈哀，不敢抗阻，即以國人之請而許之，分裂其地，降削其號，彼必稽首聽命，則國威大振，而名義自正矣。二曰申嚴賞罰。夫將民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故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又曰賞者士之所

灰。夫提十萬勁悍之卒。深入敵境。若非重賞厚犒。則士氣不鼓。嚴法申令。則軍威不立。進無策勳之望。退無亂紀之誅。此危道也。况望其成功乎。爲今之計。合無慎選兩省文武才望大小官員。仍行奏請各省。俱一體聽令軍門訪取委用。則才望並集。策力畢獻。下至卒伍。無一不選汰。勵以討賊大義務。使協力用命。伸縮如志。功無微而不賞。罪雖愛而必行。庶幾人心股栗。軍勢自振。其土官衙門。陞授官帶。及原議吏兵空頭劄付。乞先酌量奏發。蓋激勸之一道也。三日

兵險易。竊聞往時進兵。分爲三道。雲南之兵。由蒙自進。廣東之兵。由欽州進。廣西之兵。由龍州憑祥進。雖有歸順。蓋多曲徑。然蒙自則山路崎嶇。欽廉則水港阻隔。唯憑祥州。則視二道爲稍易。夫隘畱鷄翎芹站。雖稱鬼門。然相去不遠。守卒不多。隘畱一破。則鷄翎芹站望風瓦解。今阮元良。阮純樸等。尚據萬崖州。鄭曉。鄭嶠等。尚據石林州。與隘畱相近。若先遣人密約阮元良。鄭嶠等。以爲內應。我攻其前。彼懾其後。隘畱之賊。聞之破膽矣。安敢與我戰乎。一或不守。則士卒

所向皆爲平地。如入無人之境。直擣富良。更無險扼。欽州自昔本非進兵之路。支港深泥。潮日再至。浮橋不通。柵木錯立。進退受病。徒爲老師。間亦有由欽州入者。其實皆用海舟。乘風順流。不數日可至。然風波險惡不常。且廣東西。土兵不能乘船。則召募漳潮東莞新會。雖有勁卒。恐難制勝。又訪得欽州去都齊最近。逆庸先於白藤禁二處海口。併力固守。若諸道未發。未可輕動。候大兵夾進之日。徐用萬卒。南踰海東。入白藤。以會安越。則彼必東救。不暇併力於西。互相

犄角。可以得志。然在今日最急者。若龍州憑祥。本皆土兵。人自爲守。唯欽州一路。城守單弱。尤宜早計。合無先令召募土狼一二千人。分守二城。操練屯糧。以爲乘機進取之計。庶幾遠近人心恃以無恐。而歸附之衆。必且傾心效用。不致猶豫。四日整預軍實。夫師行糧從。兵之先事也。故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崎嶇山谷。遠入夷土。蓋亦難矣。常訪交人。雖有郡邑。原無升斗之儲。直以子午卯酉爲限。其年守郡者。方以部內糧餉。督解都城上納。非有如我內地歲積之法。

也。惟九際之除，霜降瘴衰，稻田正熟，若大軍之入，必因其未獲而奪之，乃合古人因糧於敵之意。設或不然，則收穫已定，人自歛蓄，堅壁清野，何以久持。進有勝負難料之憂，退有饋運不繼之慮，是之謂自困。攷諸宋時，郭逵伐安南，用民兵八十七萬，金穀亦如其數，迄無成功。曷得不早爲之計，方可議師也。五日道路遠近，審據鄭惟僚稟稱，廣西道到龍州，宜分爲二道。左道從憑祥州，過南郊關，進文淵州下伴，到脫朗州上伴，對諒山衛正邊江，半日程，乃分爲二道。一道

從祿平州，進到安博州，半日程，過車里江，過陸岸縣，到保祿縣，平地夾鳳眼縣右邊，二日半程。一道過江，到諒山衛，從温州上伴，過鬼門關，即隘畱關，半日程。過温州下伴，過鷄翎關，半日程，到保祿縣，三十里。二道相會，暫住作浮橋於昌江口，過諒江鳳眼縣左邊，沿江而下，進到萬劫社，三十里，仍作浮橋，于萬劫渡，對過安越縣下伴，右道從龍州，過七源隘，進七源州，二十里，到文蘭州，平茄社，一日半程，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過右隴縣上伴，一百里，出鬼門關，下四

十里，又行一十里程，過昌江上源，二日程，過右隴縣下伴，沿江南邊而下，到安世縣平地，一日程，進到安越縣市橋江北邊，半日程，一道。從文蘭州過武崖州，四十里，過司農縣，八十里，已至平地，進到安越縣上伴市橋江北邊，八十里，三日程，俱在安越縣駐劄，廣東水軍一道，從大洋海過海東府，進到白藤海口，以風順爲便，不過三四日，過水棠縣，過天遼巡檢司，三十里，過橄欖三岐江，前陳國峻作石堤，遏元朝兵，十里，過東潮縣前三岐江，一日程，過官橋渡，二十里，過

雲三岐江，二十里，過至靈縣平渡，二十里，過平灘三岐江，進至靈城處，至安越縣下伴，石橋江口三十里，駐劄，自安越縣上伴中伴下伴，沿江一帶，下營，以相連，鳳眼縣左邊之兵，候三道兵齊，進至順安府八十里，過富良江，至安南國城四十里，又逐至海陽下伴，安陽安老宜陽新明等縣，四日程，師即都齋地，莫登庸巢穴也，又一道，自安越縣下伴，過武寧縣，至桂陽縣，下伴六十里，作浮橋於市橋江口，下過鳳眼縣，至靈城縣，夾界地方，會駐印平灘三岐江也，江雖大，而

中江有洲名爲雞洲。造浮橋從右邊江到洲。又造從洲到左邊江。則前至靈城地。沿江而下。過至靈城北邊。進到東潮縣前八十里。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到美留渡。作浮橋。過峽江縣六十里。到安陽縣七十里。北邊醪市渡。作浮橋。過安陽縣南邊。進到宜陽縣北邊。大伽龍渡。作浮橋。過宜陽縣五十里。又一道亦過橋江口。浮橋從前。至靈城。沿江而下。過至靈城縣北邊。到東潮縣。上伴官橋渡。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又進過小江。到金城縣。上伴四十里。作浮橋。

於虎茫江。過金城縣。下伴四十里。到館壯渡。作浮橋。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下伴。作浮橋。於都嚕渡對過。加定縣下伴。又作浮橋。於屠虜渡。過青林縣。上伴三十里。進到浮橋。過江。亦青林縣地方。進過小江。到平河縣。上伴八十里。過扶港。到平河縣下伴。多崑渡。四十里。又船渡江。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中伴。作浮橋。於東究渡。過加定縣上伴。進到良才縣七十里。過菜溪橋。到錦雲縣六十里。過綿帶橋。對過茄福縣上伴。

過幢幡橋，茄福縣下伴，洪市七十里，沿江而下，過小江，到永賴縣九十里，又過洪江下流，到四岐縣麻渡，八十里，與三岐江會，用舟過新明縣，沿江而下，到多魚海口一百五十里，正對都齋社也。又一道，從仙遊縣作浮橋，于東湖廣渡，過超類縣，進到唐豪縣，汪江橋九十里，到唐安縣，過洪市橋四十里，與各道兵相會，並進若水軍，則順流而下，到雲三岐江，過金城縣四十里，過平河縣，到多崑渡，三岐江七十里，會步兵，仍過安老新明縣，兩邊相夾，直進多魚海口。又一道，

用清華水軍，從天長府過平昌府，到太平府瑞英縣，出太平海口，直進圖山。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神符海口，浮海而進，宜到圖山，皆可以邀截，莫登庸逃走。出海之道，此兵大畧也。夫前項道路，分合遠近，似亦多詳悉，但用兵之道，奇間百出，務在以全取勝，合無行令本職會同翁副使，密行歸附嚮化之人，逐一詳審，畫圖貼說，務使遠近險易，如在指掌，上呈採擇，庶不誤事。

禦虜議

守邊

或問禦虜戰守孰先。曰斯二者皆帝王禦戎之經要。惡可偏也。夫虜本天驕威侮二陸。時緩則守先。時急則戰先。間暇無以爲守。則勢懈而可乘。倉猝無以爲戰。則勢潰而莫支。是故緩思以守。扼要可恃。虜未易入也。急思以戰。情歸可擊。虜未易去也。或問守邊與守京孰要。曰斯二者皆均也。然而守邊急矣。何也。夫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邊可守而虜不得入。則京城勢尊。是故禦戎無上策。以守爲上。守邊則京城可安。矧又陵寢鞏固。生靈綏寧乎。故曰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竊嘗私權之。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守京城易而守陵寢生靈難。或問何謂守京城易。守陵寢生靈難。曰虜專事剽掠。乘利避害。勢雖猖獗。度難持久。以今邊境諸郡支邑。即云高城深池。不異於常。猶非虜所能攻也。若京城者。亦足謂之金湯矣。四面土城。建築環護。況天威所臨。自足爲固。猛將勁卒。朝令夕集。不踰旬日。奔遯靡暇。故曰守京城易。祖宗陵寢。獨處空山。徑路並通。鮮可據扼。醜類無知。萬一不畏天道。聯營則我兵稀寡。突至則倉皇

陵寢斬不宜在

外

難制故曰守陵寢難。畿甸村落累朝生聚，蜂屯蟻集，民罕知兵，平原曠野，杳無拘礙。虜儻一入，來去飄忽，收斂豈知？故曰守生靈難。或問：何謂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為守難？曰：邊兵生長塞下，熟諳地利，歲與虜遇，曉習邊情，幸今限以高牆，護以深壕，陷以品窖，度虜欲入，填窖而後及壕，填壕而後及牆，毀牆而後能踰，此其為力已不易矣。使我調諜情得，悟覺機早，乘塞登埤，披堅執銳，星聯魚貫，奇正迭用，矢石雨注，炮火電掣，此其仰攻又甚難矣。如是則我可

以動在萬全，矧又乘高擊下，用少制衆，穴鼠相鬪，將勇者勝。蓋界限既峻，則衝突難以猝施，屏蔽有倚，則遏截易以展力。上兵伐謀，此之謂也。夫虜之能入也，非牆之罪也；無人於牆之罪也，不罪牆之不知守而罪牆之不可以禦，何以異於因噎而廢食也？然雖噎而食卒不可廢，往者虜少即能入，虜入且數，出沒無常，民倚門而恐，子女帛蓄半入于虜，今虜衆不聚，不能入矣。往者虜入宣大山西諸邊，民虔劉至慘，今虜雖聚衆而入，不能徑踰吾牆，即踰不能速進而羣擁

我若早知悉方堵截不能入矣。自昔以來燕代晉秦皆與虜鄰矣。而卒能力守其地。所恃以伏險者城耳。故曰邊兵以守而為戰易。若夫用兵之常。寡則眾者勝。弱則強者勝。拙則巧者勝。徐則疾者勝。勞則逸者勝。饑則飽者勝。善兵者能以寡為眾。以弱為強。以拙為巧。以徐為疾。以勞為逸。以饑為飽。則寡者弱者拙者徐者勞者饑者亦勝。此其故何也。其機異也。虜聚不可測者用機實兩相因也而入少。且動稱數萬。營塵百里。我散而守其多。不過僅以千計。眾寡異也。虜無論少長。衣毛飲酪耐勞苦。

而習驚悍。我囿中而脆。畏法而動。強弱異也。虜以擊搏為生。精於騎射。何啻田夫執耒。漁人操筍。我必待簡而習。待訓而練。巧拙異也。虜獸聚而鳥散。聲東擊西。形右斷左。我遇警則倉卒而徵。應援則星夜而馳。勞逸異也。虜人挾數騎。迭乘而倍趨。倏忽百里。比諸飄風疾雨。雖云我有騎兵。然而我兵之騎。一夫備物。則載重趨遠。則力竭。日夜長驅。勢不能逐。疾徐異也。虜一入我地。橫行抄掠。是日因糧。不裹而足。我兵紀律嚴明。絲髮無犯。千里齎糧。餉道阻艱。勺水粒米。或

不及嘗饑飽異也。夫四者既異矣，故我苟遇虜，猝難與戰，必擇地而據，下騎而步，鑿溝而防，植矛而待，即

所為惡勢以運也

延綏大同慣戰之兵，務在陣堅而不可動，斯為全勝。况內地之兵耶？故曰內兵以戰而為守難，然則如之何？曰昔我先正商文毅有言，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祇守京城，此名下策。載于肅愍疏議可攷也。蓋今日之病，力寡於兵分，備疎于地遠，虜常以其十之二三，遇而相持，則我不敢動，以其十之八七，散而抄掠，則我不能救，此其勢易於牽制。若曰吾舉天

下之全力而制之，何憂不勝乎？夫我兵集而虜不至，則我罷擾而內虛，我兵不集而虜又至，則我驚駭而失措。我兵集而虜至，則我幸決于一勝，可少創懲，一或不，利則虜心益輕，虜氣益驕，非國家之福也。是故深識遠猷之士，蓄之如蚊蝓，顧獨曰此不足以煩吾斧鑕也。惟謹桑土之憂，建于城之策，明間堦之情，募敢歿之士而布之于控扼要害，倚烽以策其來，乘塞以遏其入，則虜志將自阻，誠使廟堂之上，以無警為殊勛，以失險為上罰，以奏馘為時賞，以罔上為必誅。

不奪於浮言異議。行制闡猛將。得行其志。搜蠹設奇。扼喉撫背。坐畫機權。無以遙制其間。未有不可守者也。

邊儲議

召商買粟

竊思記權制變之道。寧先去兵。史條安邊之宜。要在積穀。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况居庸在邊鎮。尤爲扼要據衝之地哉。蓄銳養威。先機揆變。不以臨時圖倖濟。不以暫安廢遠謀。故用兵之道。屯食最爲急。今隆慶諸倉貯米不過七千餘

石。而隆慶衛所官軍月糧口糧。歲該米八萬七千餘石。况兼閏月之餘。而山東解戶。運納本色折色。歲供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之用。夫召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緣舊以加新。寡失哀多。入非量出。積月移文。張頤待哺。又恐倚烽有旦夕之恐。倉卒有主客之供。其將何以待之。故幸而無事。則居安而積玩。萬一有事。則臨機而始謀。高價以招人。殫力以轉餽。其爲時亦晚。而其計亦疎矣。且收成之際。多在於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於五六錢。解戶之至。又多在今

年之冬、明年之春、道里有遠近、天時有寒燠、價直有盈縮、宜糴之時、則限於登輸之未至、欲糴之日、則病於時估之湧騰、名曰八錢實過一兩、解戶困於幫貼、商人苦於搬輸、平準之法雖行、買遷之道未盡、夫與其食不足而財有餘、不若財不足而食有餘、審措置之宜、廣儲蓄之計、或歲先請發太倉銀兩、謹視豐耗、極力收積、以專主客兵之用事、至則日取之、而有餘事、去則歲增之、而不動、施之有恒、積之既厚、非但九年之蓄、可謂萬世之計也、其或不然、古今所懼者、惟

防秋爲急、况今倉庾往往告乏、設或小警、罔知攸措、歲正當稔而顧糴、民樂與官而爲市、或先請太倉銀兩、即乘時召商糴買、每石減一錢、則百可省十、千可省百、萬可省千、加以幫貼之完、又當幾何、可於常數之外、坐收枉費之利、俟大戶解至之日、照數還官、寄庫、其多餘銀兩、或募粟、或解部、另行請呈定奪、至下年收成之後、即先自召商上納、以坐積明年之儲、則伸縮由已、歛導因時、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戶寬幫貼之困、邊倉有常積之粟、息費從省、一舉兼得、雖有倉

卒之變亦不爲患矣。

記

連州平寇記

平寇

連去廣城千里，道永賀桂爲隣，扼險獷悍，嗜爲禍仇，然猶廣屬也。順流而下，聲援易通，不數時，眞諸斧鉞，民是以有寧宇。嘉靖己丑，州民黎元莫廷舉欲作亂，召黠惡少數十人謀曰：汝不聞往時事乎？我舉事以豪客爲名，上必哀吾憤所起，不吾治也。皆曰諾。乃挾嘗受客負者，操兵殺西江客二人，聚田心爲變。遂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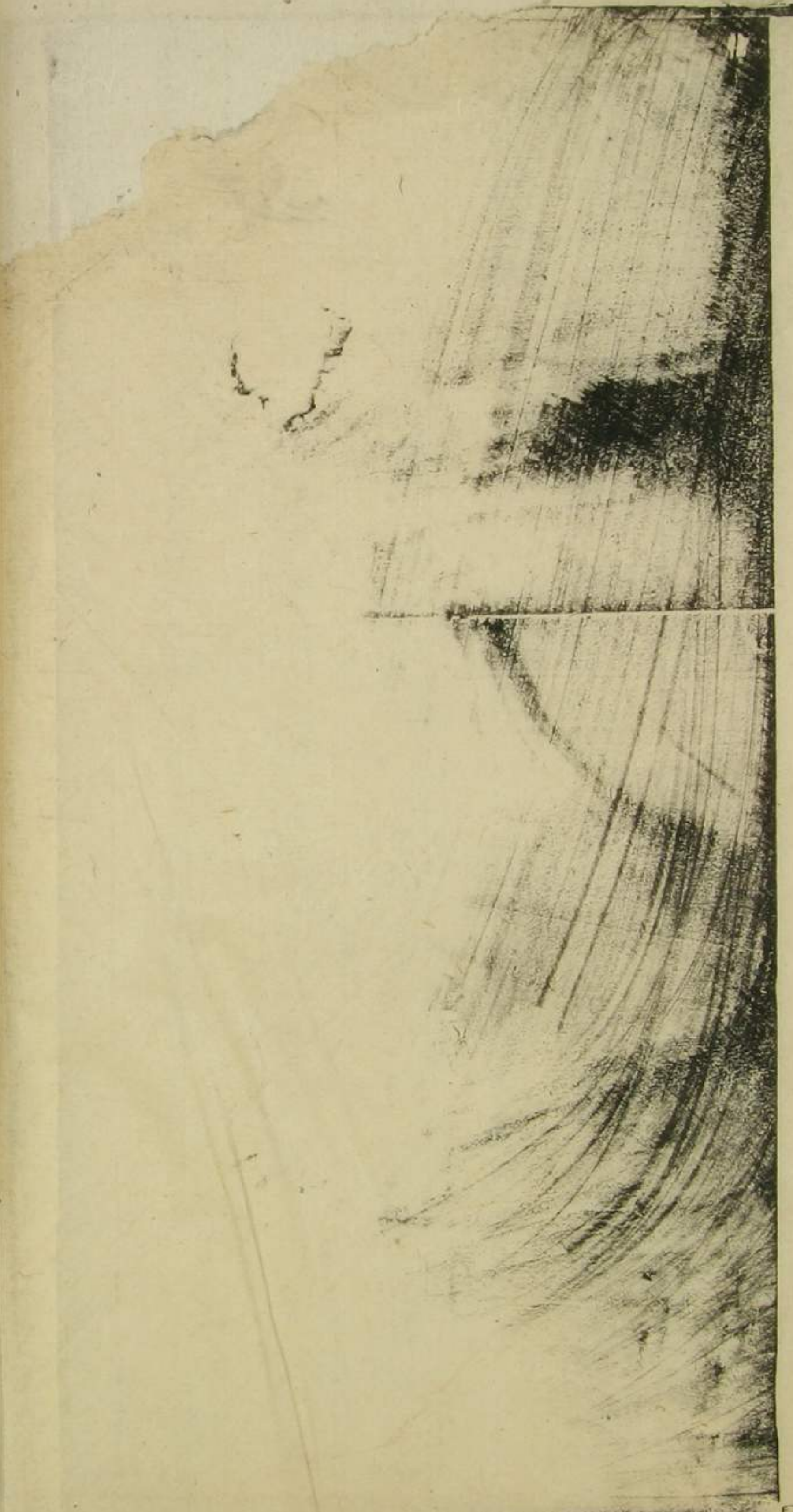
客收殺七十餘，僞號河南道，蟻聚蜂屯，多至百六十人。州以警聞，往成化間陽山縣河南村人，嘗苦西江客橫索負，憤殺客，恐不能解，乃聚稱變，以搖惑於上。叅政某至，撫散之，故賊以此爲名也。時制臣失策，以撫諭爲便，且曰：奸商也，勿治。官遂蔽其惡，更云貧難盜，遽以撫報，以故賊益橫。廼又謀曰：官無爲也。貧難示弱，不諧，適教之擒，曷稱平南道？以張吾氣，且吾群而食，非計也。洞徭曹通地極險，舊所獲墾田，又無賦，適與吾姓同者，疆畝相接，吾往以復業爲名，據險，且

得田官必吾勸也。衆曰善，於是聚二千餘人，僞稱總兵都府，殺猺族幾盡，柵分十六營。已而官果勸，是時州無守臣，代者率乾沒，唯通判劉光請討，不報。豺虎鯨鯢，小大齧決，虐酷彌張，所掠殺以千計。曠誅六稔，罪惡盈貫。癸巳，吳公玘以兵憲至，詞之曰：「賊也，吾民何罪？」是歲冬，余以戶部郎中守廣州，入見公，奮曰：「老賊首當誅，毋容苦茲一方人爲也。」是時撫勘議又下，公不敢異，督防禦益急。甲午，予修。勤如京師，余君勉學以御史謫州判官，公辟人語曰：「賊也，微子誰與？」

謀然。吾左右皆賊也。其慎諸。余判官請曰：「得兵二千，人約連山，猺爲援，可擒也。」公許之。余判官以兵進，猺不果至，兵失利，賊益縱擊村寨，咆哮叫嘯，所不忍聞。公於是悔曰：「咎實在予，當益發兵，勦誅此賊，爾不且禍孽滋蔓，不可制。」乃具以狀白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陶公，巡按御史戴公，議合疏。賊猖獗狀乞誅。上特可其奏，乃公懼賊必死，出下計。於是親臨鎮，破其機牙，擒縱防伏，勝筭迭出。州人賴以無恐。乙未，陶公下肇慶，親督大兵，乃召左叅將鑒曰：「予汝卒。」

萬二千，攻其右，汝其克恭。命參議異曰：汝其餉。僉事大珊曰：汝視功罪必核。玘曰：汝往監茲，其察機變。當是時，材勇畢獻，無敢不虔。判官勉學曰：汝中襄。三月，兵大集，至破石岡。賊出其精銳迎戰，奮擊之，斬首百級。賊大敗，遂圍東坪。東門大帽楊旗太歲太平楊柳連破之，前後七十餘日，斬首九百餘級，降者八百餘人。五月，振旅而還，以捷聞。於是余自京師旋，歡睹其事，喜曰：是役也，威仁彰信，邇遐奠安，嶺外之功，於是爲偉。然其經畧終始，忠貞一節，卒底一成，吳公力也。向非司馬之謨猷，侍御之明斷，以決之於上，藩臬之協恭，戎閫之武勇，以成之於下，則掃蕩亡期，倒懸靡解，生靈荼毒之憤，何所紓快，國家鉄鑕之典，不明昭於天下，而嗜禍滅德，滔天之克，非獨亡以創懼，且接踵而環視也。是烏可不伐石紀成，以告來者。

皇明經世文編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查革正德中濫授武職疏

查革濫授武職

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
臣延及子孫俾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

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輕授。故以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不階尺土。奄有區夏。而一肯翊運元臣。佐命宿將。驅除翦滅。懋建厥功。然在當嘗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中間累常熾夷。大憝蕩平。羣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相望。蓋不爲少。然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也。臣等參照寧夏之役。雖曰寘鐫背逆。天道實繇。

逆瑾結憤人心。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

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攘爲己功。幸而禍亂克平。實

論張永功罪爲得其平

仗宗社之慶。後逆瑾伏誅。永與有力。僅可以贖黨惡

之罪。豈應據爲討賊之功。旣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陸闇魏彬等結爲朋黨。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

受褒崇。於是以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張容封安定

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清伯。馬山封平涼

伯。陸永封鎮平伯。魏英封鎮安伯。其它俱以功廕加

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貂蟬玉帶。勢轍班

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未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槩大拜封爵，坐獲殊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為編氓，庶足以光昭祖宗之法，而一洗名器之汙也。再照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分守等官奏帶例該三名，今則七八十名者有之，五六十名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

三四百名者有之。如錦衣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駕人負，與大京營操備官旗例無奏帶之例。今則公然違例奏帶，而前項人負獨多。蓋以各處鎮守太監類皆出自權門援引，是以彼此互相結納。遇有地方用兵，則以所帶之人盡隸報功之籍，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之訪尋金冊，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既

奏○帶○之○濫○乃○至○如○此

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每破例而冒同陞官。應查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首。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甘涼雲南貴州江西湖廣等處平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未能盡合條格。獨貴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尤爲冒濫。山東河南征剿流賊。其功雖有可稱。而太監谷大用張忠陸閻尹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陞授職級者。幾六百員名。其冒濫抑又甚矣。今仰遵明旨。將例外奏帶

之人。通行查革。其各處歷年紀功官員。審覈不公。雷同爲詐者。乞通行罷黜。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既平。內外中官大臣。類授武職功廕。尤非祖宗之法。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命出師。致有成功。乃其職分。廟堂籌畫。理亦宜然。且克捷之日。旣身加官爵之崇。又家受金帛之賚。莫非優典。已足酬功。奈何重以武爵。廕及子孫。寵報逾涯。實難負荷。但近年文職功廕。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以取違時之忌也今仰遵明詔。一體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

濫叙者多不敢獨辭

臣果能身兼將相。功業顯著者。朝廷欲加殊恩。豈無別項彝典。不必假以武廕。以干清議。實足以勵士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庭將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以來。各衙門緝獲妖言強盜。并不係臨陣對敵。一應陞授職役者。已經遵照詔旨。盡行查革。臣等訪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纔一次類奏。其間委係積有年勞。獲有奇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擬陞賞。然陞者不過五七人。多至十人而止。其賞者

或以布絹。或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打黜退。當差自後。因其拿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大肆羅織。所獲妖言強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之詔。痛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濫觴之漸。及正德元年。錦衣衛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太監王岳。鄭旺。各官一時更代。數月之內。將辦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當時已經該部叅論。馴至近年以來。姦倖用事。廠衛專權。無賴之徒。鱗集蟻附。創設西廠。復立內刑。辦事之負。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

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爲首。張皇賊狀。罔非倚撫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含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以致市井庸流。不崇朝而立升朝籍。權門廝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融。且其假種妖書。陰爲陷穽。買同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煨煉成獄。凡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冤魂塞路上干天和。凡有人心。言之憤結。且弘治元年。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拿獲妖言的不陞止。

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綸音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知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職。方今 聖明在上。妖孽自不能興。况亦律有明條。不須另開賞格。但輦轂之下。畿甸之廣。盜賊竊發。難保必無。以後合無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強盜起數題送兵部附卷。定爲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方將各人各年之內。獲過強盜多少。分爲等第。查奏陞賞。然每陞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仍前混開。務要某人拿獲某

賊或某人爲首。某人爲從。明白開具日月地方。其有賊勢衆兇。登時拿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卽時奏請定奪。類奉之時。仍須開報。如此則人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獄無冤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再照五府錦衛之立。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衛。掌務之職。以流官。或繇推舉。盖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臣之大有勛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身。而它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有不繇武胄。雜然並進。大抵非嬖倖冒功之徒。卽技

藝希恩之屬。遂使國家以賞功之典。爲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之世襲。使邊庭効命之士。扼腕不平。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府庫之所以耗斁。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疊見。未必不蓋繇於此也。

勘報皇莊疏

皇莊

臣等伏聞。屬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租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鳥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卽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畊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繇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駸月

爲己有。繇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駸月

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跼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併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殫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

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

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庄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

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驕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

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負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芡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

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

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掊剋。

○設○立○皇○莊○所○以○大○為○民○害○者○在○此○等○也○

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

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

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向使此弊

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蠱起。

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

者也。茲者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

邸已知其弊。卽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負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創設之繇。爲害之實。不敢冒爲。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况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姦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

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甚非臣等所望於陛下者也。

查勘功臣田土疏

功臣田土

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

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威曉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空乎大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旣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國朝功臣世祿其數至少不得不給庄田以爲贍然功臣之中。勳勞者。則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等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

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勅旨。既已退給明白。伏望陛下特敕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

此議得情法之中

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區處亂民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譬之山居豺廂。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

萌動。卽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蘄截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爲夷。即便選

寇盜既多。易于剿治。難于安插。

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赭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達。則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它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糧田地。許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衛所屯田

抵克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業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敕使撫臣從長擘畫。爲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請復舊規。令兵部季報。方面武臣揭帖進呈疏。

選任
武臣

節該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欽奉孝宗皇帝聖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官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負姓名履歷。兵部按季開寫進來。以便觀覽。欽此。及查得正德十年春季揭帖。尚存本科。以後不知廢自何人。迄今不復舉行。臣等竊照選將用人。軍國之重事。進賢黜否。人主之大權。於此不加之意。則公論無所於歸。而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正德年間。權倖用事。執政大臣。陰

拱聽命。凡推舉京營邊鎮一應大小將官，無不資助以成。四方金帛填委京師，權臣之門交手爲市。朝廷爲其蒙蔽，所司惟務順從。遇有負缺，故爲停閣。直待關節旣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於禁闥，債帥接迹於邊庭。是則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侵盜錢糧而虛耗至今難復。至於無功冒賞，有辜逋誅，蔑棄憲章，汗濫名器，凡以此耳。陛下登極之初，一切積弊釐革殆盡，百度維新。八九年間，聖心天縱，聖學日新，萬世太平之基端在今日。臣等叨塵諫垣，忝預

戎政，竊見 皇上屢降勅旨，振飭中外臣工，慎重守令，良法美意，層見疊出，所以爲宗社深長計者，無不用其極矣。惟是選任武臣一事，臣等尚願 陛下少垂意焉。况近歲舉用內外一二武臣，亦有未能盡協公議，則夤緣之門似未盡塞。而僥倖之風漸不可長。蓋 陛下於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註擬，而其歷履之詳，無所參攷，以稽其實也。所據該部進呈 御覽揭帖，係是先朝令典，不容輒廢。乞勅兵部查照先年欽奉事理，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負姓名履歷仍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撫按官薦舉糾劾摘取緊要賢否考語備細開坐類造揭帖一樣二本一以進呈御覽一留本科收貯每季於孟月初一日差官送科次日早朝本科掌印官赴御前與六科旨意題本一同奏進伏乞留置法宮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實足以仰助聖明於萬一也。

議處下場馬匹疏

馬政

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匹除例該存畱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敕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閱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敕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閒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閱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

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朝廷累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安，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昔，在牧則有房，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逞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皆一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

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辭隱實以欺陛下哉。竊見襄城伯李全禮奉勅管領下場馬計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匹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况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厲之虞，露宿則有蝨蚋之害，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又徒徇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况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鬥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乞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起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驅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矣。

論救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臬疏

滇南
兵變

謹按雲南之事，祇緣都御史歐陽重清查異姓冒頂投充軍役，都司官稽於查理完報，以致格眼文冊難明，因而軍糧未曾支放，六衛軍士以缺糧兩月聚眾千人，遮道告言，情非難達，擊門吶喊，志欲何為？鎮總官再三省諭，固已畏其猖狂，即時放糧，又各從其願欲，所據前項攘亂，雖有飢乏不得已之情，然中間多係應革之人，倡為不靖之舉，事非難見，可想而知。巡按御史劉臬所奏詞甚明白，情亦切實，其訪拿首惡

法已從寬，叅劾諸臣，事非過當，且歐陽重清查一事，原係遵奉欽依，勘合事理，無非欲革除冗濫，以省虛耗之弊，固非無故生事，以拂人情。至于操切太過，舉措乖方，難保無有，以此為罪，固亦無辭，但臣等竊有一說，為陛下獻焉。夫都御史者，陛下所倚任大臣也。御史者，陛下所親遣之近臣也。今啣命於萬里之外，託身於士民之上，令行禁止，操縱舒慘，而人莫敢違之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士一譁，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况奉法清

查原非虐民之政。因事論劾。亦無過當之言。鎮守總兵。均有地方安危之責。並握統制兵馬之權。鎮定誼訛。禁戢悖亂。固其職分。况鎮總巡撫。體勢惟均。榮辱所關。難分彼此。苟今日處置失宜。則將來事有可慮。竊虞冠履倒置。首尾衝決。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繇斯。况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倣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陝西之甘肅。山西之大同。福建之福州。延平。直隸之保定。近日浙江之温州。內地邊方。事變數見。失今不振。起頽綱。以爲消弭之計。將使他日有事。地方之臣。以此爲戒。爲諱。務爲姑息容養。一切偷安之計。孰肯爲 陛下建事立功。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哉。此臣等所以聞命惶惕。不敢不冒死爲 陛下言也。

請舉親蠶典禮疏

親蠶

謹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尊。非莫爲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莫爲之蠶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一以致其誠信。

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蠶婦。非身帥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臣繇是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宋北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據周典。未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其苑中。太宗

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顯慶以還。皆間歲皇后親祠先蠶。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禮先蠶。神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舉行。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計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越百王。躬耕籍田。旣稽古攸行矣。

顧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缺典歟。列聖相承繼文繇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茂聞建白是固有待於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宐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宐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陛下畱神垂覽倘蒙采納乞勅禮戶工三部會集議以聞然後謀之儒臣參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皇天后土永錫祚胤陛下敬天勤民之心上可以慰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

得旨下部議行

請敕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分祭天地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慙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親逢聖

公上此疏名當聖心永垂于少紬而爰立之

本在此矣

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 陛下特降
勅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 太宗之主於
廟、而以勾龍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
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
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儒淺
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
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
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
諸掌乎、伏見我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爲大祀
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
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獻焉、
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
也、丘圜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非郊澤
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
之燔柴也、非郊之坎曰太坳、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
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于非郊、即陰之象
也、此分祭天地、各止其所、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
之位也、况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

非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即圜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茲未敢縷陳也。臣承乏諫諍。職在論思。躬際昌辰。獲事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

空恢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臣又聞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陛下特發渙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間姦邪黷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陛下大有爲之志。以復我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

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陛下躬率羣臣。請于皇天后地。告于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具依。綿福祚於萬年。麗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

申議郊祀辨駁霍韜分祭疏

分祭天地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分掾。人懷異見。昨見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

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陛下聖諭，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豕沉，鬻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澍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

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祗合祭乎。則天地不合

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从示从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

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况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此辨更能折服人。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

子曰。郊天地與其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園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宰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

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

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違。違。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

著典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昔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况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願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

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

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

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

宏遠。許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

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于振起而拓充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豈

有泥於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也。

申議郊祀不當以二祖並配疏

郊祀分配

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

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

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宐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宐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

失。况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宐以兩請議上，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璉、大學士璉、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

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不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禮

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祖

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袵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

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

有爲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
美萃于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
然矣、乃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
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是
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旣勅下禮官、外廷之臣
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
非而爭之、卒使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
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

得旨禮部會同原議官申議來說

請舉雩壇祀典疏

大雩

臣昨者伏覩 勅諭以太廟享祀制室、未稱孝敬之
情、伏惟 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神功偉盛、顧不得
南面居尊、乃尊奉 聖祖爲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
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
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 太祖之室相向行
時禘禮、仍於季冬行大禘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仁三祖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
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皆之享、

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丕顯，卓越古今。祀事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祖宗功烈，稱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幾於聚訟，猶或過差，未有如我皇上仁孝克積，一旦發自天衷，親擣聖藻，百年之大典遂定。七廟之神靈以安，但昨該尚書李時會臣以聖諭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陛，或非其地，竊窺陛下聖意，必以爲秋報類於大享，又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宮，殿以奉天殿擬之，但

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去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嘗居，故朝諸侯出政令，則居焉。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我聖祖於圜丘未成之時，固嘗即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肯權宜，原非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陛下紫宸正衙，萬國朝會，嚮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嘏祝之事，臣竊以爲未宜。若陛下聖意以出郊大數，則宜以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報仍行於大祀殿，庶亦得以伸配帝之敬於我太宗，而於

陛下分配 祖宗兼舉祈報之義。蓋全且盡矣。至于大雩之禮。臣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又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傍。命樂工習盛樂。舞皇舞。本朝大學士丘濬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逞逞假異端

之人。爲祈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上帝之靈。誣亦甚矣。濬意欲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眚若。其說似亦可從。臣愚以爲 陛下於孟春上辛。旣祈穀於上帝矣。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眚若。以大我穀黍也。苟自二月以至四月以後。肯雨而雨。肯暘而暘。則大雩之祭。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愆期。則 陛下躬即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

須少倣古昔之儀庶足以稱 陛下為民切遠之心。而於古人之禮為不失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論禘文虛位疏

禘祭

頃者臣不揆淺陋輒獻末議以為自漢以下封建法廢譜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

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千餘年。茲者仰承 皇上德音，因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奏請宐爲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奉 聖旨，禘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具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宐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廖道南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宐禘顓頊，奉 聖旨，這所奏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詳議來說。欽此。昨該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上官少傅臣張璠等於東閣集議，璠首言曰：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曰：禘 德祖是羣臣次第曰是，於是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以爲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關係甚重，若但直任己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遷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彌文，而不能體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實心，臣恐無以服萬世。又弗若弗舉之爲愈也。臣愚於禘 德祖之議，可疑。

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禘者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太祖追尊德祖是也。太祖當時之心，亦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難考，亦講求未及耳。故禘禮莫之能行，今日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盡故也，亦所以推太祖未盡之心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德祖而祭之，遂謂之禘，則我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舊矣。今又以爲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強易置其名耳。恐非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與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既以太祖爲始祖矣，則以德祖爲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太祖之爲始祖者，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祖也，非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陛下之身尊太祖爲始祖，而以德祖爲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太祖時欲舉禘祭，又將何人爲所自出之

帝乎。且先王禘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卽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遞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爲上世之始祖矣。則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德祖之所自出矣。毋乃失之近乎。此其所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大禘，旣尊德祖，統羣廟之主，而合食矣。則是德祖歲歲享祭也。何以定將來禘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固未嘗以爲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祫，其舉宜疎。今禘祫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別。而舉祭疎數之數，恐難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則歲固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泥而難行，於禮無當。此其可疑者三也。議者又曰：近者太禘圖乃皇上權爲之耳。異時止當以太祖主大禘，統太祖以下羣廟之主。至禘德祖，則惟以太祖配之。而不兼羣廟。臣則曰：祫之爲義，合羣廟及遷毀之主。皆升祫合食，故謂之祫。又謂之朝享。禘則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以其有審諦之義，故謂之禘。又謂之追享。今若禘以德祖，祫以大廟，則

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從。德祖於禘。又不得降從。太祖於祫。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終無可享祀之時矣。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今陛下之心。正欲求德祖而上。豈無積德基命之祖。尚欲舉禘祭以追享之。今乃并懿熙仁三祖爲天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祀。恐非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理未甚透徹。然不敢重有所請者。以聖明既已洞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嫌於務已說之勝也。區區之愚。惟聖明昭鑒。

會議九廟規制疏

九廟規制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

則毀而逾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太祖

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

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

次，門東為神厨，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

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

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

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皇上俊德憲天

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

然可述矣。獨于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御

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聖

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陛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奠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卽今太廟南邊宮牆東邇

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卽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隕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

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安摹倣而為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扇七箇。圍門容小扇三箇。則大門引。斷。精。確。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况臣等恭觀世廟之制。蓋損

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之盛。比隆太祖。而憲宗又我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

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歷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繭然疲紮。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况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

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祗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空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

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

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于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盖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

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

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

此論明快或古者立廟其制如此

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室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遍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

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 天鑒高明制

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

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

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 世廟以享祀。而我 文

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

亦善作收局

也。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

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為

列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

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舊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况向來恭聞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爲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爲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請勅戒飭土魯番天方國夷酋疏

戒飭西域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天方國等地。面速壇滿速兒王等。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

赴京進貢。該本部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及將各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卽今差官督發各夷起程。查得今次土魯番入關進貢。共二百九十名。天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緣舊例各夷入貢。十人內准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止許與哈密依時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後爲寬禁例。以舒夷情事。又准每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天方國兩處先年赴京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惟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開列地面。王號動致數十。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不惟違越舊規。抑亦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後永久之圖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今次勅書回賜之間。

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辯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宐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多稱王號者。欲優給賞賚。故爾。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加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啓釁。未必不繇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貴。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

代比况。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歷。而蕞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槩稱王號。僭瀆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為此臣等議得。今次回賜。勅書除各國國王一人。宐從本等稱號。其餘恐未可類。以王號回答。合無請自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撰勅一道。發明華夷君臣大義。備述祖宗相待外夷。恩威並用。舊規丁寧。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進貢。夷使賚還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庶懷柔之道。制

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爲聖王禦戎之上策也。

議處降答各夷勅書稱謂疏

降答西
域勅書

臣等議得土魯番天方國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以前入貢屢次。赴京使臣求討物件。稱呼各號。並未有如今次之多。是以本部欲乞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誠欲尊崇國勢。節省國儲。將以少効芹曝之愚也。今內閣輔臣題稱前因復蒙陛下勅令禮兵二部從長議處。是臣等初意欲伸中國之威。而惜夫體輔臣之意。恐召外夷之怨。而啓乎釁。皆以

納忠於陛下。非爲身謀也。但看得西域諸國之稱王號者。惟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三國。節年入貢。其餘如日落等國。國名尚多。來朝絕少。自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屬。查得土魯番自弘治正德以來入貢十三次。天方國自正德以來入貢四次。每次稱王號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餘多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國稱王號者始多至六七人。土魯番稱王號者始多至十一二人。而二年内撒馬兒罕始稱王至二十七人。內閣題稱先年亦曾有稱王至三

四十人者。蓋即嘉靖二年併三國而數之。有此數也。若今次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近日續到撒馬兒罕。則五十三王。并而數之。則爲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並無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復不同。及查先朝回賜勅書。弘治以來。或止回本國國王一人。其餘頭目親屬。即該載一敕之中。或一地面幾處內。一地面頭目幾名。不拘多少。賜勅一道。或各照親屬名色。如嘉靖八年。每人賜勅一道。今開列地面既多。稱呼王號者尤多。揆諸舊例。殊爲參差不一。必欲依文回答。如違年撒馬兒罕例。但恐彼亦○有○前○例○未○審○不○妨○駁○正○者○亦出於一肯不審不及致詳之過。固未可遂以爲例襲而行之也。况撒馬兒罕。止因嘉靖二年。添稱王號二十七人。此其肇端。今次遂致倍踰其數。豈不可爲鑒哉。查得成化元年。該禮部議稱土魯番等國。今後來朝。經錄哈密地方者。就彼聽候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及不得假作別番名目。濫放入關。此係著例可考者也。弘治元年。該甘肅鎮巡等官奏稱哈密地面同

撒馬兒罕天方國等處使臣六百一名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十四名口俱來進貢本部爲照差人過多冒賞太濫議擬合於六百一名口內量准二百名其天方國果係原來夷人量准十數人起送來京其額外多餘并土魯番等三起合俱以禮阻回及請勅勅切責鎮巡官員今後務要照例驗放起送其守關原報官員行巡按御史查提問罪此係禁例之嚴近在孝宗之朝非遠也則是前此國家之處三項夷人固嘗禁其不得假濫名目亦嘗節其起送人數至於土

魯番三起男婦四百餘人又嘗盡數以禮阻回既而於鎮巡驗放官員則加切責於守關原報人員則行提問是皆老成謀國之臣其重體惜費伸威振法處置曲盡固未嘗慮其有他患也臣等竊謂自古中國之於裔夷當其來朝入貢雖嘉其納款之誠未嘗直與拒絕至于貢期方物未嘗不有體例爲之節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未嘗不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必如此而後有內夏外夷之辯天冠地履之分庶幾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中國不失爲中國矣今土魯

番天方國稱王太多。事關國家大體。若謂其本國封授。則前此舊文所無。若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聞於闕下。若止依來文回答。則土魯番天方國皆一國也。恐自此而爲數十國矣。若類以王號答稱。人與勅書一道。竊恐自今以後。各項地面。各執所得。勅書率其部落任意加增。將來無時入貢。勢難阻絕。貢使日增。則道路有司。供費日甚。賞賜回答。無有紀極。以府庫有常之財。似不足以充豁罄無涯之欲。况臣等昨來親赴左順門。看給回賜土魯番天方國所費禮物。不貲。其織金蟒龍各樣鳥獸段疋。俱係永樂年間織造之物。顏色鮮明。金縷緻密。非近年織造者可及。詢之管庫人。亦云見今積貯空虛。後將難繼。且夷人所貢鐵銼等件。俱無用之物。而竭我帑藏以應彼求討。是敝中國而事外夷。恐非計之得者也。

得旨作勅書。每國止許一人稱王。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疏

鳳陽築城

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該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題。

開地方應議事室內一件建城垣據直隸鳳陽府申前事行南京禮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并欽天監熟知地理風水官員親詣鳳陽府精加相度如果便利無碍相應建築甃城就行定擬闊狹遠近奏請裁奪等因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 欽依咨行工部

看得所題建築甃城事室相應勘處備咨到部轉委臣等親詣鳳陽府查照都御史劉節所議前項事室隨該臣等行委南京欽天監冬官正許濟等各親詣相度隨據委官冬官正許濟等呈稱相看得鳳陽府治原無城垣止存土埂五十餘里中有皇城內包萬歲山東西山勢相連皆拱對皇陵其萬歲山正當前案自建皇陵到今土脉靈氣秘結年久誠恐建築城垣不免開壕動土關係匪輕臣等又經親詣陵寢及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所關固室有城池以爲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爲地方急務但仰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在皇陵前面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以來例有重禁不許軍民砍伐樹株掘取土石開鑿窰井

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有震驚。况今欲築鑿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焉保無傷。且皇城所包萬歲山。即皇陵案山。所以聖祖當昔建立皇城。形如半月。抱向皇陵。其東西鐘鼓二樓。并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止有萬歲山後北門一段。見存甃城數丈。其餘俱是土墻。亦無開鑿壕河。及查中都誌書。亦云土墻無壕。竊想聖祖建極開基三十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高城深池。隨處創建。未嘗患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慮猶未及。而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築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經相勸人。負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爲辭。臣等親詣相度。實見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一方私見。依違兩可。不爲陛下明言致萬一之誤哉。奉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鳳陽府治皇陵所在。乃聖朝祖宗根本之地。山川靈秀。王氣所鍾。不容震驚騰洩。誠如各官所議。依擬合候命下行。移各該衙門一體

遵守。不須築城。則皇陵永固。而長保億萬年無疆之休矣。

奉勅詳議南京太廟不當重建疏

南京太廟

議得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近日南京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臣奏請欲將南京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主。干係宗廟太禮。取自上裁。欽蒙敕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愚賤未敢專擅。欽蒙皇上頒勅下議。臣等伏讀仰思。備見皇上至德達孝。綸言

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日滿假。務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安。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

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太祖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嘗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

迨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况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定專如此。使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祈天永命。保民出治。罔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心知其是。確乎不可。

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大

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起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專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云者，則弗

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一太宗定北都，傳已六宗，能爲太祖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聖學孝道，蔑以加矣。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弗重建南京 太廟，爲豐祀于昵，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况事體大異，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

折之當矣。且南京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爲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况南京皇城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飾。而近日議臣逞逞，秦欲修理，此皆不知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而定民志也。且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哀而南京太廟修飾方新，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

之意。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聖謨，僉謂茲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并合供奉如常，仍乞俯從禮官祈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墀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覆議大臣有期功喪廟祭當迴避疏

期功喪迴避陪祀

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總麻以上喪皆不與及查得本部凡遇郊廟一應祭祀其陪祀官員除年老殘疾瘡疥體氣刑餘喪過之人不與先期出給告示于東西長安二門張掛曉諭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并詹事府主簿廳手本查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姪病故於四月初二日聞喪係期年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服闋吏部左侍郎霍韜出嫁堂妹病故於四月二十八日聞喪係小功服扣至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服闋又堂弟病故七月十八日聞喪係大功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服闋等因通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吏部左侍郎霍韜奏稱本年孟冬祫享太廟時享世廟伏蒙欽遣臣等捧主奏乞講明禮制應否迴避乞賜裁定永為遵式一節大意曲引古禮以其所居之職擬于古之諸侯自絕期喪不遵律例迴避欲要霍文敏屢辭遷入廟捧主而已臣等看議得國之大事惟祭人情之實惟喪故喪祭二者吉凶大禮帝王所重者也誠不

擢之命未必邀入廟恩典而建此議也要欲逞其

宿辨耳文愍引經折之特為嚴峻

可不講明焉。我朝稽古定禮，首嚴祀祭，尤重喪服。謹按大明律祭享條下，凡大祀廟享，所司知有總麻以上喪，或曾經杖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罰俸錢一月。若有喪有過，不自言者，罪亦如之。此我太祖高皇帝欽定之律。凡五品以上官，得與祭者，自總麻以上喪，皆聽迴避。制也。禮也。今侍郎顧鼎臣、霍韜具奏，引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而以今之居公卿位者，擬於古之諸侯。又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則似大不倫矣。夫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則世無

諸侯久矣。歷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稽古建官，雖倣周禮，而九品之制，亦無所謂公卿之秩。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偃然以君道自處，而可以臣其伯叔父兄弟否乎。且古有列國諸侯，亦有王朝公卿。卽王朝公卿，亦每亞諸侯一等。卽古之公卿，亦不敢擬於列國諸侯。况在千載之下，事體有大不同者乎。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有族屬。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迴避期服之禮。是何言

也。且既以侍郎爲公卿。擬諸侯矣。而又令五品官皆不避期喪。是今之五品官皆公卿也。既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矣。是今之爲公卿者。亦猶守令也。此惡可同也。夫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爲有無隆殺哉。信如所言。則是知貴貴而不知親親。有爵位而不復有恩義矣。是何其教民以薄也。又謂凡言喪者。謂其身涖之者也。身涖之者。以其穢也。而又曰。聞計爲位。及同居遭喪。致愴憾焉。迴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此皆任情杜撰之言。

於禮無考也。於典無據也。夫喪服者。因人情之哀而制之者也。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是故爲之三年。期年。爲之九月五月三月。此定則矣。故定之三月。哀不能忘于三月也。定之期年。哀不能忘於期年也。是故祭祀吉禮也。所以致誠於神明也。若有喪者。情未忘於哀。則不能致其誠於祭。而曰以其不身涖其喪。與夫時之過。皆可無避。斯言也。臣等實未之前聞也。卒言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其爲矣。則又大非矣。誠大矣矣。我太祖御製大明律序曰。朕有天

下。做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則律令之作。固出於禮義之精微也。朱子謂律是從古來底。蓋不但秦漢而下。三代之法。固寓於中矣。且律文簡奧。非曲學俗儒所能領會。宋莒公曰。律應從而違。堪供而缺。此六經之亞文也。今日二臣有是之請。蓋未達律文從違之義矣。曾謂律例禮義有不相同者哉。爲人臣者。誰敢棄律令而不守哉。臣等仰惟陛下以其言爲亦當者。若曰重宗廟之事。而不復顧其私云爾。然實則以私而妨公矣。失輕重之分矣。臣等忝列

禮官。二臣之言。棄禮爲甚。不敢不按據古禮。爲陛下詳言之。夫禮曰。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酒醴。是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是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是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總麻服漸輕矣。而皆不

能無哀焉。况期年之喪乎。今聘臣期喪也。韜大功之喪也。而乃欲忘哀以從事於宗廟。是與古人制禮之意大相遠矣。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也。不可奪喪者。謂已居喪之情。不可爲它事所奪廢也。要使各得盡其禮耳。我太祖欽定律令。凡總麻以上喪。不令陪祀。許迴避者。是以天子之尊。不肯奪廢人居喪之情也。而二臣乃自忘居喪之情。而自奪廢其禮。不亦異于君子乎。禮曰。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

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蓋既宿者。謂祭前三日。將祭之時。既受宿戒。若遭喪。則亦須畢公家之事。而後釋服以歸。可也。今二臣之喪。則前於祭矣。乃欲棄喪以與祀事。則斯禮也。亦臣等未之前聞也。况禮曰。小功總麻。執事不與禮。執事者。謂擯相也。禮謂饋奠也。夫小功總麻。但可執事。至于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總麻。皆服之重者也。太廟捧主。實兼饋奠。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者。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禮又

有日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從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
征也。夫庶人有期之喪。尚須卒哭而後供役。今爲士
大夫。乃冒期喪大功。而與於禮。是今之士大夫守禮
不若古之庶人矣。臣等竊謂禮義中正之極。載在禮
經。朝廷法禁之嚴。具存國律。矧我皇上崇古尚
禮。度越百王。方稽經定制。以垂萬世綱常之則。而臣
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僭踰之防。若依阿
承順。以苟從二臣之請。則紊亂太祖成憲。滅弃先
王彝訓。實自臣等始矣。况二臣之服制。歲月有期。
宗廟有事之榮。尚可與於它日。而禮失不可復追。法
亂難以定守。所據鼎臣韜服制未滿。相應准其迴避。
伏乞別遣大臣二員。代其捧主。則倫理厚而禮教明。
憲典遵而法守定矣。

奉旨擬定七廟名額疏

七廟名額

竊惟古者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
有功德者。則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
是故太廟合享。則太祖東向。羣昭列於北牖而南。義
取向明。故稱昭。羣穆列於南牖而北。義取深遠。故稱

穆是昭穆之名。但有取於南北以叙世。無取于尊崇

以觀德。况古人廟制以東向為尊。與今宮室之制不

同。茲欲定建名。須恐不當。遂以昭穆為廟名也。按祭

法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然名稱雖實。而尊表無文。矧第可施於嗣王。而不

可施于臣下。故祭法則有。而王制則無。似亦未見其

為不易之定名也。臣謹竊取周制以義起之。惟 聖

明裁焉。夫周制曰太廟者。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

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始之義。所以尊創業之

祖也。文武之稱。則其謚也。古者葬則有謚。謚以尊名。

亦以誅行。子之於親。臣之于君。得通稱也。此周人以

謚名廟之義。見於經可考者也。自漢氏而下。更數千

餘年。龕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先王宗廟之制。竟不可

復。故昭穆之稱無聞。歷代既無專廟。故其所稱廟號

亦虛名耳。我 皇上今日復古廟制。既正 太祖高

皇帝南向之位。則 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又以 太

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為之建百世不遷之廟。茲欲

立廟定名。臣請以 太宗廟。宣曰 文祖世室。在左

三昭之上。仁宗皇帝爲昭第一廟。宣曰仁廟。宣宗皇帝爲穆第一廟。宣曰宣廟。英宗皇帝爲昭第二廟。宣曰英廟。憲宗皇帝爲穆第二廟。宣曰憲廟。孝宗皇帝爲昭第三廟。宣曰孝廟。武宗皇帝爲穆第三廟。宣曰武廟。庶幾功德昭顯。而稱號章明。足以爲萬世不刊之定制矣。

得旨依擬行

奉旨議孟夏薦麥及賜百官麥餅疏

荐麥

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宸翰賜諭內殿禮儀四月

八日俗事妄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欽此。復於三月二十日節奉聖諭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曰麥餅。卿可與二輔擬來。欽此。臣言謹欽遵。會同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議得。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誠如聖諭。所宜革去。及禮經考之月令篇。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蓋麥爲五穀之先。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此古人所以重

麥以薦新也。聖諭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改名曰麥餅。仰見聖明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王之遺意。而可垂法於後世矣。合候命下。著爲常典。每歲於四月初五日。薦新麥於內殿。是日賜百官麥餅。仍行內外先期題請供辦施行。

請定宗廟雅樂疏

重撰宗廟雅樂

祠祭清吏司案呈。國之大事在祀。祀以禮樂爲先。宗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講也。我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亦當特設。

至于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祫。享大祫。宐各有頌。以格祖考。庶幾禮樂明備。等因。臣等竊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辦者其禮具。然樂之爲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論詩頌。所述季札所稱。其來尚矣。我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籥。聲容盛美。惟是原爲同堂之制。統在太廟。今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誠宐特設。若夫原日樂章。乃國初所作。其所稱揚止及德懿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是已。今四祖久祧。舊章

弗協我 太祖創業。太宗定鼎。列聖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于今日者也。皇上以神聖之資。建中和之極。操三重制作之權。適百年禮樂之會。仰知久注淵衷。行當裁定。所據各廟特享。太廟祫享大祫。一應樂章。合候命下。行移翰林院。預先撰述。取自上裁。及有一應樂器。樂舞等項。本部移咨工部。轉行內外經該衙門遵照。太廟原定式樣。逐一如法成造。逕自題請施行。

覆議給事中陳侃等進呈使琉球錄疏

使琉球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以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

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爲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著爲此錄。使之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滌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逕過不遇。是險自以爲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滌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爲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爲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兼以夷語夷字并附于後。實不足以上塵。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

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
 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看得
 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土風知
 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載未盡
 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
 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輯事迹撰述成書既
 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
 見各官畱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

議處講武堂事宜疏

建講武堂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面

講武堂建于世廟而大閱之舉則行

諭大興隆寺前諭輔臣宜改做講武堂雖是兵事然

于穆廟前此未備也

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欽此臣等竊惟國家大事

在祀與戎 陛下臨御以來修明古禮追復郊廟一

切祀典悉從釐正近復恭謁諸陵舉行曠典遠近臣

民不勝歡戴邇者欲因大興隆寺廢址改為講武之

處特命臣等議擬仰見 聖上制禮作樂之餘不忘

武備真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也臣等謹按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唯冬農隙則大閱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

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我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文皇帝靖難之餘亦時加簡練是以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是以威振沙漠策勛闕廷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知兵宐有足厯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先該兵部亦為前事題奉欽依依擬行未盡事你部裏還同禮工二部逐一議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擬者大略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于上增制屬官分隸于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幼官武生之輩猶同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裁勅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

議處上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宐疏

西域入貢

看得我 祖宗天錫勇智滅胡踐祚百度維新四夷
來王惟朝鮮國朶顏福餘泰寧三衛每年正旦聖旦
兩次進賀朝鮮止三十人三衛足三百人其它諸夷
并西番各土官衙門及迤北酋虜海南列國或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許貢一次進貢各有常期夷使各有
定數載在會典與今該司所查各有事例明白不敢
踰越今土魯番各國差來夷使謝恩進貢投遍番文
幾二百紙起送人數倍違舊例况每紙番文俱以取
討牙木蘭爲詞如出一口中間來索賞賜金銀綵段
器皿數且不貲難以應塞竊思前項番夷驕獷狡黠
今次入貢分明挾勢要求假托窺伺以覘 朝廷處
分而邊臣不循往例一槩起送前來似乖事體若不
申明舊例將來歲復一歲增而又增彼欲進貢則容
其進貢彼求賞賜則與之賞賜是敝中國以事外夷
而我威侵弱彼志益驕何以救藥於將來也至于哈
密貢期正與朶顏三衛相同蓋三衛爲京畿東北藩
籬所以 祖宗定制俱許其一年二貢每貢不過三
百人三衛都許來京哈密每十人起送二人存畱八

名。今西域諸夷。遠在萬里之外。本非素附之國。難比
 朶顏三衛貢期。况據通事王鳳查稱額。即訛哈辛係
 韃靼回夷素未入貢。今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想是
 土魯番部落假稱國王名色。冒貢圖賞。設謀詭秘。抑
 未可知。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賚文與都御史趙
 載。將今次各國夷使。作急查照舊規。及近年題准事
 例奉行。

會議遷奉慈殿

三后神主於陵殿疏

奉安生母

神主

臣等竊惟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惟一帝一
 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薦于寢。身没而已。斯禮之
 正。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之闕宮。宋之別殿。皆此
 義也。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孝
 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後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
 于內。是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
 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父
 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

耳。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于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于 孝穆皇太后孫屬也。于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若崇先殿之建。則 陛下以子事考。廟當世享。故 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 聖諭又以 三太后梓宮既配葬于 帝。主不祔廟。世不舉祭。議欲遷主。凌殿。使獲所安。是誠仁至義盡。情申禮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考得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日事體略同。但祧義惟遷主爲是。若當時瘞主陵園。則襲古人栗主既立。乃埋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日 聖諭遷主陵殿。歲時祔享。陵祀如故。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合候命下本部。另請擇日具儀施行。庶廟享之義正。而尊祖之道嚴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許遠猷子嘉參閱

何翰林集

書

何良俊

與王槐野先生書

倭寇錢法門難

良俊喜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脫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克。

就擒。江漢底定。武皇帝南巡。時喬白巖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時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宄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見。白巖先生轉北太宰去。廼杖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于王霸之餘畧。倚伏之要害。亦已畧得其概矣。良俊憶自頃歲嘗謁西玄馬先生。先生亟稱曰。今海內善爲古人文者。惟我關中槐野王先生。及受官來。拜先生于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舉。及先生進。良俊于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事甚悉。蓋西北白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邃庵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巖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蓋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悵悵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于一日矣。其爲慶幸當何如哉。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問。夫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滅翫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筭而事體乖違有不可以枚舉者矣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效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陣而斗米尺帛皆取給于有司有司每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爲帥朝廷賜予悉陳之廡下使士卒裁取爲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

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蓋素出撫循則恩旣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脅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諭而自相捍衛若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始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畧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霸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溝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

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曰正。曰犄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八卦。蓋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爲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爲鬼。爲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蓋緣賊人六七十。爲羣。竄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莫測

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爲衆。以弱爲強。蓋得兵法之秘

矣。校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爲大隊。一敗則不可

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

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

以乖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已

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裸形疎理。不畏暴露。去來剽

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知。且進退

持重。難與爭鋒。則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

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死一生之中。以處我

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是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為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營日前者若羊之在群可望其無相抵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剿者則謂招撫主招撫者則謂征剿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為無策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為失計皆非也蓋征勦者勦海外之寇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陸祠祭嘗言未有不知虜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為切要今當大張曉諭

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首首來降者爵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攜貳必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為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為勦滅之一機會也况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夫群犬分布于庭方戢戢而臥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至者也或更募萬金死士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

力。良。俊。恐。賊。人。佻。狡。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爲。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于。外。而。內。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越。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

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吳。之。入。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徒。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投。醪。舐。癰。以。結。其。心。耀。兵。揭。威。以。鼓。其。氣。斬。駙。自。刑。以。申。其。罰。什。表。立。約。以。致。其。決。至。于。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末。務。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糜。廩。餼。終。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

而日以募兵。請糧爲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
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預料。倘
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爲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
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
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
知將何以處之也。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爲理財之計
者。惟錢法門攤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
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
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
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今之司國計者。特以爲錢
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爲此議。嘗考宋之鑄
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三省。及六鹽運司。共
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
省以一叅議主之。各鹽運司以一運司判。或運副主
之。而巡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著爲令。禁民間不得
以銅爲器皿。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內。
竝首告入官。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
制犯銅禁七斤以上。竝奏裁處死。詔自今滿十五斤

以上取裁。餘第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蓋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俊又考之古今之錢。唯五銖輕重最爲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若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四分稍贏。通計每銅一斤。除銷鎔磨洗之外。當得錢一百五十有畸。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三萬有畸矣。又當著爲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鈐高手。出直僦雇。其餘熾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並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于雲南鑄錢。錢成則

遞至湖廣。由湖廣遞至南京。南京轉解京師。可謂失策之甚。即郵驛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驛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脉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况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于因。能知因之爲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督令有司。立法就于所在行使。所易之銀。着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爲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爲言者。是不足深慮。夫所鑄之錢。必令盡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舖戶。給散之日。須令當堂揀選。如

有攙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叅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局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爲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三萬。易銀可得五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贏。工役少勤。歲或加羨。則于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即使其法益密。徒足擾害耳。利未有歸之朝廷者。祖宗已有成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密。利不歸于朝廷耳。祖

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併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勲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勲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厚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爲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于民間大率以中戶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爲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查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實而無賴小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叫號揮突轆轤于里巷之間四出紛然

民必大駭此則深爲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爲行之有法蓋不煩官府而自定者也當稍倣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寔之家定爲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寔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中互相查覆若更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冊但須立定冊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併送官攢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扣改冊籍其徵收稅銀亦不必差公人下鄉

如是而小民亦苦矣

但與定立期限，甲長預先取足，送官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虛費，而朝廷收實利。良俊嘗私計之，每一歲之中，幾百萬有贏矣。是何可以不講哉！然此本非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半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寇已三年矣，賴朝廷曠蕩之恩，已蠲一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倭寇即解，而焚劫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爲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疎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所見，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于國計，而不以告于朝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爲里巷委瑣之言，敢冒昧陳之。

與塗任齋驗封書 倭寇

良俊不敢遽以海圖塵覽，以邇來賊人已入內地，則沿海未可經畧。今賊人旣去，則當事諸公當親至海上，相度險要，講求規畫，以爲善後之計。正在今日，良

俊請爲先生籌之。沿海一帶衛所聯絡墩臺基置。祖宗已有成畫。今苟一一議復。功已過半。至于柘林一處。賊人所以據爲巢穴。久處而不去者。正以此地去海斥近。旣便泊舟。且陸路往北。至閔行渡浦。直抵松江。水路從上橫涇而西。旣乏州縣。亦無聚落。去來無禁。直抵嘉興。則南可達湖州杭州。北可達蘇常鎮江。直抵南京。則是柘林雖小。實爲七郡之門戶。南都之喉舌也。今可不特加之意哉。先生即與總制諸公詳議。當于柘林地方。特設一衛。或添置一所。一面營建。一面奏聞。仍令海防僉事。督令附近各村訓練鄉兵。每月至本城校閱一次。而沿海一帶。奏復舊規。增築墩臺。日夕瞭望。添設游騎。往來巡邏。則海上有長蛇之勢。氣自百倍。縱虜人佻狡。亦不敢揚帆西向。而東南可保無虞矣。

與都憲趙循齋書

柘林城

柘林築城一節。起大事。動大衆。苟非詢謀僉同。安可輕有舉動。且此城議築。原發于某。昔日塗任齋在吏部時。某數與論事。任齋頗采納其言。後任齋贊畫。裁

庵幕中某作書與之。以爲柘林雖一小鎮。然灘近而易于泊舟。路逕而通。無阻絕。實蘇松之門戶。嘉湖之喉舌也。不築一城以扼之。則是開門延賊。非長策便計也。任齋即持書入白。裁庵公。裁庵公亦以其言爲可采。遂命任齋草疏上之。即蒙廟議允行。後有司以財力困匱。侵尋廢格。近大巡尚先生深體國憂。近詢民瘼。欲舉朝廷既寢之令。爲東南數百年久遠之圖。甚盛德也。然有司仍蹈故轍。且欲苟塞上官督責之命。爲一切目前苟且之規。將原議城基減去大半。

殊不知凡舉大事。必當深思遠慮。計出萬全。苟或不

然。後悔何及。某請籌之。夫城之必欲展之。使大者何

也。蓋欲城不破。必須軍民協守。夫軍之所居者。營房

也。所食者。月糧也。既不上著。亦無積聚。欲望其寇至

而不去得乎。且如柘林若築一城。則西去金山城五

十里。東去青村城三十六里。其間皆無堅城可恃。四

散之民。必集于城中。則城中皆土著之民。有妻子。有

積聚。夫人孰不欲顧其私。蓋好義奮勇之人。千百人

纔一二人耳。則人之所以守歟。而不去者。豈必盡忠

勇耶。夫亦顧其私也。苟獨使孤軍守之。既無私可戀。萬一寇至。棄城而走。則雖有堅城。何所用之。徒爲賊保耳。故某謂不可不慎之于始者此也。若夫城基之必起于某處。必止于某處者。則非某之所敢議也。何也。方太祖創業之初。命信國公定建天下城邑。蓋信國公既明將畧。兼曉地理。夫不明將畧。則不知形勢之險要。不曉地理。則不知水泉之向背。險要既失。則不足以扼賊之衝。向背若差。或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是何可以不慎耶。

與張西谷書

南京城守

僕五十始受一官。南北驅馳。已經三載。目中所見。皆狂醉人也。前日寇至常州。逼近京邑。僕以爲守禦當在境外。應選有材幹部屬。徃彼相度險隘。以重兵扼之。丹陽句容之人。與蘇松不同。其人頗有膂力。可用當急行。咨操江巡撫。各村團結義勇。人自爲守。隨路截殺。比其至京。亦必重傷矣。乃漫不加省。逐日惟滿城鳴金。催督輓塊上城。今瓦礫山積。不知竟作何用也。畧無謀畫。講張太甚。十三門即梁歿其三。其餘亦

辰開申閉。抑遏貨物。不通往來。雖樵採亦不得進城。時陸五臺守水西門。弟即往見之。語之曰。君賢者。其所措置。當使十二門効法。夫京城之柴。皆仰給城外。君當大開城門。催督運柴入城。後縱有警。人心亦安。兵部即點兵民上城。雖單丁亦所不免。弟作書與屠兩江云。若督發單丁守城。但恐外寇未至。而內變先作。此不可不深慮也。幸而數日即解嚴。不然。人心動搖。其禍變當更甚于蘇松矣。

序

送大司徒孫東穀考滿北上序

大司徒

東穀孫先生。爲南京大司空。滿三年所。將報政。天子。天子曰。是能爲朕節縮財貨。以贖朕之經費。朕嘉廼勲。是宜爲大司徒。則以先生爲南京大司徒。先生曰。臣應奎服茲寵休。述舊職。稟新命。何敢辭行。行有日。時上海張鶚翼。爲南京通政。乃言于先生曰。朝廷所任公者。重矣。公得無概于中乎。夫國家歲有建置之政令。若諸陵廟不飭。上供之舟輦器服。刑弊。弗任河渠闕遏。弓矢諸兵仗。歲久弛蝕。百司廨

宇及倉庫傾圯不稱，有司上其事，事下大司空，計其工之大小，當其費，毋俾有贏不足，使事集。此大司空主之，然此直節其流耳。若財貨之源，蓋出大司徒，夫盡版籍之內，尺土一民，即尺土之毛，一民之賦，其歲所入，皆領于大司徒，大司徒會其計，以供百凡之經費，此非源謂何。余嘗計大司空之費，歲不能什一，其他若大祀、大禮，諸宗藩，言凶禮數之繁縟，百官奉入，各衛兵將之饋饌，遠夷朝貢，其燕賜之物，歲常什九。至于建大工，修巨典，軍興之需，水旱凶荒之賑

貸，又不領于一歲之經費，是皆大司徒主之，則其任可不謂重且難哉。且予嘗聞之，善言事者，常即小以喻大。今譬之一家，有田十頃，歲收五百鍾，方其拮据經紀之初，止于立室廬，備衣食，謹窖藏，歲厯厯若此足矣。迨夫家漸侈大，僮奴日夥，講婚葬賓祭之禮，每事準先王典教，漸與貴勢人通問遺，必欲與等，且加腆，田廬漸廣，與里巷爭疆畔，日有鬪訟，費且十倍于前歲，入不加羨，又無他端，其勢將困。今天下極治，此今日之勢也上方欲用財，公亦有他端出之否耶。昔管仲以鹽鐵

不如此何以爲大司徒

富彊齊國、漢興孔僅大修其議、桓次公著論非之、又桑弘羊作平準法、盡籠天下之利、而卜式以爲弘羊可殺、夫桑孔雖言利、然未嘗取之民、猶不失先王重田農、厚本業之意、尚爲君子所不道、况今分毫盡出田畝、本業漸失、故昔人喻之繭絲、夫繭者、蠶以蟄其身、言絲盡則無繭也、又云、反裘而負薪、蓋懼其皮之盡也、嗚呼、今行且盡矣、公得無深念乎、時鸚翼新有貴陽之命、先生曰、予治其內、敢忘充腹、子理其外、慎無傷其膚、鸚翼曰、敬聞公命、願公亦無忽鄙言、先生曰諾、先生遂行。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司成

吉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壯邑、然官在禁近者、亦寥寥不時有、有一人即能踔厲霄漢、其所鑒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蓋淵然凝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叅密謀、徐出一論、卽中機宜、衆雖盈庭、舉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歲之五月、

擢先生爲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爲北太學祭酒。時留都士人以爲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旣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予曰：是不然。夫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廟堂缺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人持其說，不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當折其角耶？爲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速耳。子廼以道里供頓爲念，噫何陋哉！子之見也。然予竊有以告先生，予讀劉文安呆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未復歸之，議政德學，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干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

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

虜狙狡穉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日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彊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乖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乖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訓練。一旅而專侍。客兵無乃亦太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于此。尚庶幾設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于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予猶言之不置者。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